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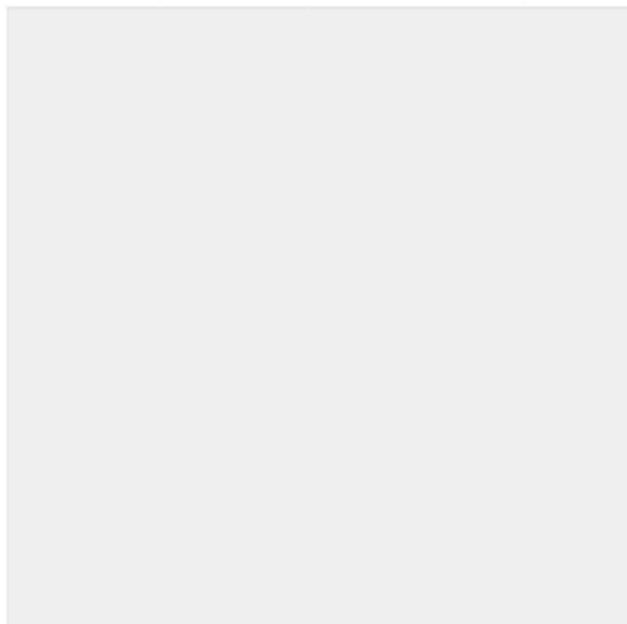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著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例言

一、中國文學史的編著，今日殆已盛極一時；三兩年來，所見無慮十餘種，惟類多因襲舊文。即有二獨具新意者，亦每苦於材料的不充實。本書作者久有要編述一部比較能够顯示出中國文學的真實的面目的歷史之心，惜人事倥傯，僅出一冊而中止（即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冊）。且即此一冊，其版今亦被燬於日兵的砲火之下，不復再得與讀者相見。因此發憤，先成此簡編，供一般讀者的應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較詳細的中國文學史完成問世。

二、許多中國文學史，取材的範圍往往未能包羅中國文學的全部。其僅以評述詩古文辭爲事者無論了，即有從詩古文辭擴充到詞與曲的，擴充到近代的小說的，卻也未能使我們滿意。近十幾年來，已失的文體與已失的偉大的作品的發見，使我們的文學史幾乎要全易舊觀。決不是抱殘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論述元劇而僅著力於元曲選，研究明曲而僅以六十種曲爲研究的對象，探討宋、元話本，而僅以京本通俗小說爲探討的極則者，今殆已非其時。本書作者對於這種新的發見，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書所論述者，在今日而論，可算是比較得完備的。

三、因此，本書所包羅的材料，大約總有三之一以上是他書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變文，宋、元的戲文與諸宮調，元、明的講史與散曲，明、清的短劇與民歌，以及寶卷、彈詞、鼓詞等等皆是。我們該感謝這幾年來殷勤搜輯那些偉大的未爲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們。沒有他們的努力與幫助，有許多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會爲我們所發見的。

四、他書大抵鈔襲旧人的舊著，將中國文學史分爲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換姓的表面上的政變爲劃界。例如，中古期皆開始於隋，近古期皆終止於明。卻不知隋與唐初的文學是很難分別得開的；明末的文壇上的風尚到了清初的幾十年間也尙相承未變。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將一個相同的時代劈開爲兩呢？本書就文學史上的自然的進展的趨勢，分爲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學開始於東晉，即佛教文學的開始大量輸入的時期；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代嘉靖時期，即開始於崑劇的產生及長篇小說的發展之時。每期之中，又各分爲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個文學運動，一種文體，或一個文學流派的興衰起落而論述着的。

五、本書不欲多襲前人的論斷。但前人或當代的學者們的批評與論斷，可採者自甚多。本書凡採用他們的論斷的時候，自必一一舉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並注明所從出的書名，篇名。

六、中國文學史的附入插圖，爲本書作者第一次的嘗試。作者爲了搜求本書所需要的插圖，頗費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爲插圖的作用，一方面固在於把許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許多我們所愛讀的書本的最原來的式樣，或把各書裏所寫的動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顯現在我們的面前；這當然

是足以增高讀者的興趣的。但他方面卻更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使我們需要那些插圖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來源的插圖裏，意外的可以使我們得見各時代的真實的社會的生活的情態。故本書所附插圖，於作家造像，書版式樣，書中人物圖像等等之外，並盡量搜羅各文學書裏足以表現時代生活的插圖，複製加入。

七、本書所附插圖，類多從最可靠的來源複製。作家的造像，尤爲慎重，不欲以多爲貴。在搜集所及的書本裏，珍祕的東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來的書籍裏所附的木版畫爲採擷的主體，其次亦及於寫本。在本書的若干幅的圖像裏，所用的書籍不下一百餘種，其中大部分胥爲世人所未見的孤本。一旦將那許多不常見的珍籍披露出來，本書作者也頗自引爲快。爲了搜求的艱難，如有當代作家，要想從本書插圖裏複製什麼的話，希望他們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聲。

八、得書之難，於今爲甚。惡劣的書版，遍於坊間，其誤人不僅魯魚亥豕而已。較精的版本，則其爲價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現在而言讀書，已不是從前那樣的抱殘守缺，或僅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滿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個比較專門的問題，便非博訪各個公私圖書館不可。本書於此，頗爲注意。每於所論述的某書之下注明有若干種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讀者的訪求，間或加以簡略的說明。其於難得的不經見的珍籍，並就所知，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圖書館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布的，則祇好從缺。但那究竟是少數。

九、近來『目錄學』云云的一門學問，似甚流行；名人們開示『書目』的傾向，也已成爲風尚。但個

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學問各有專門，要他熟讀四庫書目，是無所用的，要他知道經史子集諸書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頗無謂的舉動。故所謂『目錄學』云云，是頗可致疑的一個中國式樣的東西。但讀書的指導，卻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關於每個專門問題，每件專門學問的參考書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東西。本書於每章之後，列舉若干必要的參考書目，以供讀者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之需。

十、本書的論述着重於每一個文學運動，或每一種文體的興衰，故於史實發生的詳確的年月，或未為讀者所甚留意，特於全書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綜其要。

十一、『索引』為用至大，可以幫助讀者省了不少無謂的時力。古書的難讀，大都因沒有『索引』一類的東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還是不多，本書特費一部分時力，編製『索引』，附於全書之後，以便讀者的檢閱。（尚在編寫中）

十二、本書的編著，為功非易。十餘年來，所耗的時力，直接間接，殆皆在於本書。隨時編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為了更詳盡的論述，不是一時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於本書的寫作。故本書雖只是比較簡單的一部文學史的綱要，卻並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書的告成得諸友好們的幫助為多。珍籍的借讀，材料的搜輯，插圖的複製，疑難的質問，在在皆有賴於他們。該在此向他們致謝！在其中，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顧頡剛先生，郭紹虞先生，和幾位藏書家尤為本書作者所難忘記。涵芬樓給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

本書出版的前數月，涵芬樓竟已成爲絳雲之續，珍籍秘冊，一時並燼。作者對此不可償贖的損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這個多難的年代，出版一部書是談何容易的事。苟沒有許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勵，本書或未必在今日與讀者相見。再者，本書的鈔錄、校對，以劉師儀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爲最多，應該一並致謝！

公元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作者於北平

出版說明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鄭振鐸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舊著。由於材料豐富，插圖精美，而且開闢了不少一向缺少研究的方面，如變文、戲文、諸宮調、民歌等等，大家公認為一部有特點的重要著作。現經作者於個別字句加以適當修改，又添換了一些圖像，並續撰了第六十一章至第六十四章（尚有未完篇章及年表索引等），交由本社重印出版。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目次

緒論

上卷 古代文學

第一章	古代文學鳥瞰	一三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	一九
第三章	最古的記載	二七
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三五
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六七
第六章	秦與漢初文學	八二
第七章	辭賦時代	九二
第八章	五言詩的產生	一〇一
第九章	漢代的歷史家與哲學家	一二九

中卷 中世文學

第十章	建安時代·····	一三〇
第十一章	魏與西晉的詩人·····	一四二
第十二章	玄談與其反響·····	一五九
第十三章	中世文學鳥瞰·····	一六六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詩人們·····	一七三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學的輸入·····	一八八
第十六章	新樂府辭·····	一九五
第十七章	齊梁詩人·····	二〇三
第十八章	批評文學的發端·····	二一八
第十九章	故事集與笑談集·····	二三三
第二十章	六朝的辭賦·····	二三八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二三三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學·····	二五九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學·····	二七三
第二十四章	律詩的起來·····	二九五

第二十五章	開元天寶時代·····	三二〇
第二十六章	杜甫·····	三三一
第二十七章	韓愈與白居易·····	三五〇
第二十八章	古文運動·····	三六七
第二十九章	傳奇文的興起·····	三七七
第三十章	傳奇文的興起·····	三七七
第三十章	李商隱與溫庭筠·····	三九二
第三十一章	詞的起來·····	四一五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學·····	四二四
第三十三章	變文的出現·····	四四五
第三十四章	西崑體及其反動·····	四五九
第三十五章	北宋詞人·····	四七三
第三十六章	江西詩派·····	五〇九
第三十七章	古文運動的第二幕·····	五二二
第三十八章	鼓子詞與諸宮調·····	五三七
第三十九章	話本的產生·····	五四六
第四十章	戲文的起來·····	五六三

第四十一章	南宋詞人……………	五七
第四十二章	南宋詩人……………	六〇
第四十三章	批評文學的復活……………	六九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與語錄……………	六六
第四十五章	遼金文學……………	六三
第四十六章	雜劇的鼎盛……………	六〇
第四十七章	戲文的進展……………	六三
第四十八章	講史與英雄傳奇……………	六九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們……………	七〇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詩詞……………	七五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七一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戲曲作家們……………	七八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進展……………	七九
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	八〇
第五十五章	擬古運動的發生……………	八八
下卷	近代文學……………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學鳥瞰·····	八二六
第五十七章	崑腔的起來·····	八三五
第五十八章	沈璟與湯顯祖·····	八五四
第五十九章	南雜劇的出現·····	八六八
第六十章	長篇小說的進展·····	九〇九
第六十一章	擬古運動第二期·····	九二七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九三八
第六十三章	嘉隆後的散曲作家們·····	九五六
第六十四章	阮大鍼與李玉·····	九九五

緒論

百科全書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學巨人』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使命——其敘述的範圍——新材料的發見——辨偽的工作——官書與個人的著作——中國文學進展的兩個動力：民間創作與外來影響

一

所謂『歷史』，昔人曾稱之爲『相斫書』，換一句話，便祇是記載着戰爭大事，與乎政治變遷的。在從前，於上云的戰爭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確乎是沒有別的東西够得上作爲歷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時的歷史只不過是『相斫書』而已。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爲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志』，

乃至滑稽、貨殖亦復各有其『傳』。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的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爲『歷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中國『文學史』的編作，尤爲最近之事。霍理斯 (A. Giles) 的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自稱爲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一九〇一年。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爲出版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的傅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於『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於作家的與作品的鑑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一八六四年出版）的法人太痕 (Taine, 1828—1878)，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的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 (G. Brandes) 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他們都不僅僅的讚嘆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他們不僅僅爲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的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歷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歷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歷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現在的歷

史，對於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態度，只是當他作爲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之寫拿破崙一樣，他在那裏，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隨了這個歷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便來了一個變更。也如歷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爲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我們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抹煞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亞歷山大過去了，查理曼帝過去了。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將永遠的生活在我們的面前。只要我們讀着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面聆其談笑似的親切的與之同在。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着阿斯克洛士 (Aeschylus)，梭弗克里士 (Sophocles) 及優里辟特士 (Euripides) 的悲劇，魏琪爾的阿尼特 (Virgil's Aeneid)，荷馬的伊里亞特與亞特賽 (Homer's Iliad and Odyssey)，我們對於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觀。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的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偉大的文學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學史雖不竟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着重於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會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所謂『隱逸詩人』云云，他究竟還是人世間的活動的一員。他儘管不參加當時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動，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會一切大事變的影響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爲豐富的，其感受性，當然也更爲敏銳。所以無論什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個時代的影響。那個時代的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會不期然而然的印染於他們的作品之上。

爲了更深刻的了解一個作家，我們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處的『時代』，正如我們之欲更深刻的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樣。

文學史的任務，因此，便不僅僅成爲一般大作家的傳記的集合體，也不僅僅是對於許多『文藝作品』的評判的集合體了。

但他還有一個更偉大的目的在！『時代』的與『種族的特性』的色彩，雖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學的作品上，然而超出於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類的情思卻是很可驚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時代與民族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卻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的隔膜的。我們能够了解美洲的紅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歐洲的斯坎德那維亞人，儘管他們和我們間隔得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了他們的神話與傳說，他們的文學的作品；我們也能够了解遠古的巴比倫人、希臘人，乃至中世紀的匈奴族與諾曼人，儘管他們的時代離開我們是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他們那個時代的創作物。